

## ※ 書目文獻 ※

# 周春遺文續輯

陳鴻森、潘妍艷\*

周春(1729-1815)，字芑兮，號松靄，浙江海寧人，乾隆十九年進士，官廣西岑溪知縣。周氏為乾嘉時期浙江名宿，與王鳴盛、盧文弨、周廣業、吳騫等交好。《清史列傳》卷六十八、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一〈儒林〉有傳<sup>1</sup>。

松靄淹通群籍，造述滿家，《海寧州志稿》卷十四〈藝文志〉，著錄已刻、未刊、稿鈔本多達四十三種，二百餘卷<sup>2</sup>。惜中歲以後所著書，無力付刻，遺稿多蕩佚；所著《松靄文略》六卷、《松靄吟稿》八卷、《松靄詩鈔》十五卷，今皆不傳。以傳增湘之博雅，猶寓書繆荃孫，詢問：「周松靄與吳兔牀等同時，係何處人？名某？查《紀事詩》無之，乞公教之。」<sup>3</sup>則身後聲聞寂寥，可以知矣。

余等前嘗合輯周氏遺文佚詩百數十篇，錄為〈周春遺文小集〉一文，載於本刊第二十二卷<sup>4</sup>。近見陳烈主編《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》，中收松靄〈與吳兔牀書〉十六通<sup>5</sup>，其中第十一札，前輯已據呂章申編《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》輯入。其餘第四、第七、第十六札，諦審筆跡，應非周春手筆<sup>6</sup>；且第十六札言：

---

\* 陳鴻森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。潘妍艷，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。

<sup>1</sup> 王鍾翰點校：《清史列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5549；〔清〕趙爾巽等撰，啟功等點校：《清史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6-1977年），頁13224。

<sup>2</sup> 〔清〕許傳霈等纂輯，朱錫恩等續纂：〈典籍十二〉，《海寧州志稿》（1922年鉛印本），卷14，頁1-5。

<sup>3</sup> 顧廷龍校訂：《藝風堂友朋書札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583。

<sup>4</sup> 陳鴻森、潘妍艷：〈周春遺文小集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22卷第4期（2012年12月），頁127-184。

<sup>5</sup> 陳烈主編：《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147-176。

<sup>6</sup> 同前註，頁152、156、176。

「弟為志事碌碌，日來又辦得數卷，〈僑寓傳〉增百數十人，大為陽羨山川生色。」按：陽羨為江蘇宜興舊名，此札所言修志事，蓋即嘉慶二年所刊《增修宜興縣舊志》十卷，由寧楷（櫟山）主其事。周春曾預修《海寧州志》，未嘗赴宜興修志也，故《宜興志》卷首「纂修姓氏」並無周春名，則此非松蘿手札更無疑義，此三函今皆不取。此數札外，近復從北京、上海、浙江等地圖書館訪得周春遺文佚詩若干首，茲錄為〈周春遺文續輯〉，以補前輯之闕云<sup>7</sup>。

<sup>7</sup> 周春《耄餘詩話》十卷，書中載錄己詩多達八十餘首，此書有鈔本傳世，今有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景印本，為省篇幅計，茲不具錄。

## 目次

三公山碑跋	山中吟二首
徐壽魚臨飛白長卷跋	山中吟又四首
與吳兔牀書（十五通）	題桐陰小牘寄兔牀二絕句
小學庵銘	題紅樓夢四首
紅樓夢記附識	再題紅樓夢四首
淇縣典史汪公家傳	題王西莊閉戶著書圖
節孝汪母徐太孺人傳	題管月楣影談
溪上思二首	和秦小峴告歸述懷四首
溪上思又四首	安壺歌

## 三公山碑跋

〈三公山碑〉載於洪氏《隸釋》、趙氏《金石錄》，然非此碑也。間嘗考之，〈北嶽碑〉、〈無極山廟碑〉，今不存，光和四年立；〈白石神君碑〉，今存，光和六年立。三碑皆光和；而此碑獨非，且字兼篆體，與〈白石神君碑〉不同，其難以強合審矣。

碑首云「初四年」，「初」字上一字闕角，細玩左傍，當是「永」字；永初，安帝年號。碑云「馮君到官，承饑衰之後」，又云「遭離羌寇、蝗旱，民流道荒」，與《後漢書·安帝本紀》所云：永初四年，「夏四月，六州蝗」、〈西羌傳〉所云「永初中，諸羌叛」、〈鄧騭傳〉所云「遭元二之災，人士荒飢」者正合。但下距光和七十餘年，則馮君與三碑之南陽冠軍馮巡，不過姓偶相同，而非一人可知。

余輒為臆斷，〈北嶽碑〉與〈三公山碑〉自是兩碑，歐陽公但見〈北嶽碑〉而不見〈三公山碑〉，故一著錄而一不著錄。趙氏復但有〈三公山碑〉之額而未見其文，遂合〈北嶽碑〉為一。洪氏同趙氏之說，亦指〈北嶽碑〉為〈三公山碑〉；嗣後《隸韻》諸書因之。其實歐陽、洪、趙三家，於此碑均未之見耳。乾隆乙巳二月，從無軒先生假閱，因跋其後。松蘿周春。（錄自上海朵雲軒拍賣公司二〇〇八年春

季拍賣會圖錄)

按：此文從遊申國福君檢示，書此誌謝。趙魏亦以「初四年」上闕字為「永」，與松靄同；翁方綱〈跋三公山碑〉，則謂所闕「諦審當是『元』字」，見沈津：《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》，頁56，今附存其說於此。

## 徐壽魚臨飛白長卷跋

徐生壽魚紹曾從余遊有年，制義之外，詩賦、字畫兼工。今夏以所臨宜山主人十二種飛白就正，余觀其筆勢飛動，斟酌合度，視宜山殆有過之，無不及也。宜山即禾中盛遠，康熙間名下士。所可疑者，唐以前飛白無石刻，惟「升仙太子之碑」六字，此卻有漢晉諸人筆法，或出于宜山之依托乎？

余向藏宋仁宗「天下升平四民清」七飛白字，其點有出李唐卿三百點外者，今贈壽魚，補臨於後，又添一種。余論近人作飛白者，張芑堂飛而不白，陳仲魚白而不飛，似並在壽魚之下，余益喜而書之卷端以歸。時嘉慶丁卯七夕前三日，松靄老人春志於著書齋。（錄自《管庭芬日記》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條）

## 與吳兔牀書一

〈竹汀先生行述〉中雙聲疊韻一段，似專為弟而發。竊謂雙聲疊韻之說始于齊梁，而以之論詩，實自弟創之。聞其風而全不合者，邵二雲之注《爾雅》雙聲也；得其略而轉失真者，朱梓廬之論杜詩雙聲也。今先生持論甚高，迥出兩家之上矣；然謂雙聲之說昉于魏晉，孫叔然因雙聲疊韻而作翻切，雙聲在前，字母在後，此則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。其得失之故，惟博雅知之。先生已歸道山，弟亦不敢置辨耳。至信《涅槃》而斥《華嚴》，則拙著《悉曇奧論》中摘錄《藏經》數十種，先生于庚戌歲曾借閱一過，想已忘之矣。但念因弟論雙聲，而舉世遂譚字母，千秋絕學倘藉流傳，又弟所私心欣幸者也。祈七兄大人進而教之，感甚感甚。愚弟春再拜。

## 與吳兔牀書二

接札，領悉一切。潛山題辭已致到矣。《通雅》全文與《正字通》所采無異，有不甚明晰者，何從考之？令郎、令姪觀風卷壓倒通邑，緣詩賦題難，大概不佳也。舍舅尚未上省，須俟初十左右，渠出城領水程時當即奉問。率此，順候槎客七哥先生日祺，不既。愚弟周春頓首，初四日。

## 與吳兔牀書三

翰教領悉。茆山七真、三茅、二許、一楊、一郭，見甫里詩自注；惟郭未詳其名，今於《雲笈七籤》檢得，乃苻秦時郭四朝也，《真靈位業圖》亦有其人。周時郭真人之說，未知《金陵新志》何本？終當從《茅山志》一查的確耳。經解從《大典》中錄出甚多，除《融堂書解》外，尊府插架未知尚有若干種？如有，望便中借閱為感。率此，順候兔牀七哥大人日安，不既。愚弟周春頓首，廿七日。

## 與吳兔牀書四

坊刻選王穉登詩，止〈訪理安寺方丈〉一首，詩見吳之鯨《武林梵志》，後來《浙江通志》亦采之，此真王作也。偶閱《雍正癸丑同年小錄》，有「黃百穀，字穉登，號稼堂，仁和人」。乃恍然于致誤之由。今聞姓名改正黃百穀，而詩仍為〈理安寺〉。再占絕句二首，聊博識者軒渠。

鄉音莫辨混王黃，錯認明人作稼堂。前輩若教杭厲見，定應吃棒到詞場。

篇章雖贗姓名真，改正何煩劊劊新。前輩不留杭厲在，選詩須用讀書人。

槎客先生祭政，松靄弟周春草稿。

## 與吳兔牀書五

《像象管見》（錢啟新）、《圖書辨惑》（黃晦木）、《易圖明辨》（胡東樵）、《古文尚書疏證》（閻潛丘）、《禹貢長箋》（朱愚庵）、《毛詩古音考》（陳季立）、《表記、

坊記、緇衣、儒行集傳》(黃石齋)、《明本排字九經直音》、《周易圖說述》(王山史)、《徐氏四易》(徐敬可)。

又一紙：

《詩品》、《二十四詩品》、《風騷方格》、《晉隱筆記》、《冷齋夜話》、《捫蝨新語》、《歲華紀麗》、《題跋五種》(東坡、山谷、六一、益公、後村)；又《酉陽雜俎》、《西溪叢語》、《小學紺珠》。

以上弟處《津逮秘書》所缺，懇留神於坊間收買，其價示知奉上，容謝，不盡。弟春再拜。

按：此二紙審其筆勢，應非同時所書。札中黃晦木即黃宗羲之弟宗炎，「木」字原誤釋作「步」，今改正。

## 與吳兔牀書六

徐達左《孟子內外篇》、易道暹《四書內外傳》、李如一《藏說小草》。以上三書閱《千頃堂書目》，知尊處所有，祈借看為感。再前小札所開，均望留神；倘蒙轉借賜音，尤感尤感。瑣瀆容謝，不盡。弟春再叩。

## 與吳兔牀書七

昨接手教，具稔道履安和，並領到續刻誰園《論印絕句》，又一部即致誰園令郎。現有四人，長君輿伯、行四可堂在省；行三莊叔、行五抑隅在家，將來當總申謝也。家集蒙賜校刊，且復俯采芻蕘，感謝之忱，何可言罄！此大君子發潛闡幽、表章遺佚之盛心，真無量功德也。別楮附政，容勉賦拙詩申謝。東兄想已湔發，次兒亦于昨夜結伴上省矣。聞白華先生接任試差，此亦想當然□□七八分之局。其學問勝寶，其和平勝李，正不必□□金少目為嫌耳。匆匆率此，順候槎客七兄先生日安，臨穎馳溯，不既。愚弟周春頓首。初三日。

按：札中言「聞白華先生接任試差」，白華即吳省欽。檢法式善《清秘述聞》，吳氏嘗兩典浙江鄉闈，一為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，吏部侍郎王杰為主考，吳氏副之；一為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恩科，吳省欽任正考官，編修戴均

元副之<sup>8</sup>。據此札言「領到續刻誰園《論印絕句》」，吳騫所輯《論印絕句》刻於乾隆五十七、八年間<sup>9</sup>；而丁敬、陳棻孝（誰園）、蔣元龍、楊復吉諸家所賦，則收入《續編》，蓋後又續刻者，則此札乾隆五十九年秋所撰也。札中言吳省欽「其學問勝竇，其和平勝李」，即指前後兩任浙江學政竇光鼐、李潢也。竇氏五十四年秋提督浙學，五十七年八月，李潢繼其任<sup>10</sup>，此亦可為旁證也。

### 與吳兔牀書八

接讀十二日翰教，並領到書兩部、石刻一紙，謝謝。山舟侍讀長于七言絕句，此五首其尤佳者。第一首使事用南村書，乃不用八卷「嫁妾猶處子」，而用七卷「奚奴溫酒」，恐出一時之誤，且恐因八卷而誤七卷也。然書法更妙，自是可傳耳。今晨潛山適來，弟出尊選《湖海詩存》令觀，急翻至〈紅樓曲〉，取筆改正魚豕五六字。至〈閨秀〉一冊，自愧此次搜羅未廣，將來要借抄補送學臺也。

耕厓刻《孟子四考》已完，內引潛山夏諺之說，潛山為之狂喜。耕厓與潛山並詆《古文尚書》者，而引〈五子之歌〉為證，潛山創之，耕厓隨之，游談無根，仍附會於《古文尚書》，可見《古文尚書》之有靈，令其自行輸服矣。竊謂邑中弟有畏友四人：博雅好古，畏吾兄與耕厓，四六畏荔園，時文畏絳岩。但耕厓拾閩百詩唾餘，好詆《古文尚書》，不得不苦口規之也，不得不引鳳九先生與李剛主書勸之也。

六月杪次兒在省，見錢老廣，知其偶患傷風。八月初舍親楊老醇來，云老廣似成不足之症，弟甚為懸念，即馳札候之。八月廿七日次兒同老醇回，又云見老廣恙已霍然，弟為之放心，豈近來又發耶？老廣懶于作信，未必遽然委頓至此。日內老醇到杭，望後必歸，知其的確，當即奉聞也。

<sup>8</sup> [清]法式善：《清秘述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255；又頁297。

<sup>9</sup> 吳騫輯《論印絕句·序》云：「予少有印癖，偶讀前輩沈房仲、厲太鴻諸公〈論印絕句〉，適然有會於中。間亦效顰，且要同志者屬而和之，通得如干首，薈為一編，而付之劄氏。」末繫「王子冬日長至」（[清]吳騫：《論印絕句》[上海：博古齋，1922年《拜經樓叢書》本]，卷首，頁1-2），蓋刻於乾隆五十七、八年間。

<sup>10</sup> 錢實甫編：《清代職官年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），頁2682-2684。

拙著《杜詩雙疊譜》，秦小峴觀察為作序，現同抱經先生序一併付梓，容日呈覽。又劉雲房宗伯見此書，極承許可作序，尚未寄來。弟《十三經音略》等書無力開雕，終歸覆醬。意欲將與錢文敏公、抱經先生論音韻書兩通附刻《杜譜》後，庶留一生韻學之苦心耳。草此，順候槎客七兄先生日安，餘不戢。九月十四日，愚弟周春頓首。

按：此札末言「拙著《杜詩雙疊譜》，秦小峴觀察為作序，現同抱經先生序一併付梓」云云，檢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周春《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》原刊本，卷首秦瀛序末繫「嘉慶元年丙辰八月」，則此札嘉慶元年九月撰也。盧序則撰於乾隆五十七年嘉平月，故可「一併付梓」。

### 與吳兔牀書九

接札，領悉一切。昨見舍舅，知於吳門晤南兄，旋府平安為慰。舍侄在京覓芝山不得，但知其任隰州，不知其入場也。「子路共之」二句題，弟上年曾以之課生徒，意主注中前說，今年擬作亦然，緣朱子本依古注讀許又翻，《石經》並不作「昊」，晁氏出於臆造，故《蒙引》以前皆依前說，明季講家始主中說。今普天下讀許又翻，而解作「雉鳴」之「戛」字，異矣！據舍舅云，此番場中主前說者止四卷，何其少耶？弟本應趨候，驟熱未能。南兄長途勞頓，宜稍休息。先此，順請潭祉，不既。槎客七兄先生師事，愚弟周春頓首。

按：法式善《清秘述聞》卷八，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會試，首場題「子路共之」二句，「故君子尊」三句，「孟子曰道」全章<sup>11</sup>。札中言吳騫長子壽照（字南輝，乾隆丙午舉人，即札中所言「南兄」）入都會試南還云云，知此札乾隆五十二年夏所撰也。原釋「子路共之二句題」，「二句」誤釋為「卷」字；兩「許又翻」，「又」字並誤「文」。

### 與吳兔牀書十

接讀初四日手教，具悉道履清佳。承假《尚書疏證》，草率看完，偶綴管見數

<sup>11</sup> 法式善：《清秘述聞》，頁277。



條，容即錄政。見茗賈，知《復古編》外，尚有南邨《書史會要》，並歸鄴架。俟吾屬和，專祈賜讀大作為快。〈壽杯歌〉五紙奉覽，望俯賜同作，一併擲還，以便裝卷也。率此，順候日祺，臨穎不盡。槎客七哥先生師席，愚弟總周春頓首。七夕前一日。

按：吳騫《拜經樓詩集》卷五〈沈蘧翁壽杯詩同松靄大令作〉，載周春小序云：「乾隆丙午夏五，同秉淵過陳樹屏齋頭，觀所藏銀盃，相傳為仁和沈太史斗虹家物。……予索人繪圖，復與同志賦詩以紀其事」云云<sup>12</sup>，此札言「〈壽杯歌〉五紙奉覽，望俯賜同作」，知為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所撰也。浙江省博物館藏周春、吳騫等著《沈蘧翁壽盃歌》鈔本一冊，即此。此札原釋文「復古編」，「復」字誤「優」；信末「總」字誤釋為「偲」。

## 與吳兔牀書十一

日前奉寄小函，並繳書二冊，想已收覽。《敬修堂集》及大著《詩話》，令舍侄孫摘抄矣。初意潛山久留案頭，不料繙閱不及半日，即東山詩亦不甚許可，僅選出一兩首，遽爾付還。猶記十餘年前，吾兄論參軍之刻書，嫌酒淡而和水。今潛山之選詩，專取水而不取酒；酒或不足，甚至以糞和之，奈何奈何！潛山力詆霜柏子，由于不諳文獻之故；至射山止選其少作，致軒不取其詠物。又如陳推高永、楊推羲承、許推漢階，莫不擊節嘆賞。觀其進退黜陟及古律多寡之間，較之《州志·文苑傳》，而穢蕪過之矣。此書未必成，成亦未必刻；使果成書而刻，則吾邑百餘年之詩人，能無太息於九京乎！弟之狂言僅可向知己道，幸勿宣布為妙。趙芸松之書約記其有論雙聲處，需一查閱，未知鄴架已備否？如有，務祈借付為感。餘詳前札，不復多啟。順候槎客七兄先生日安，不戢。愚弟周春頓首，八月二十日。

按：《敬修堂集》，查繼佐著，原釋「敬」字作「嚴」，誤。查氏字伊璜，自號東山釣史，浙江海寧人。崇禎癸酉舉人，浙東授職方主事，後不復出。晚開敬修堂於杭之鐵冶嶺，著書其中，著有《罪惟錄志》等書，名望極高<sup>13</sup>。札內所言「東山詩」，即繼佐也。下文「楊推羲承」，「羲」字原釋誤「義」；

<sup>12</sup> 吳騫：《拜經樓詩集》（《拜經樓叢書》本），卷5，頁4-5。

<sup>13</sup> 許傳需等纂輯，朱錫恩等續纂：《典籍四》，《海寧州志稿》，卷12，頁3-7。

「借付為感」，「為」字誤「尤」；信末「不戢」，誤「戢」字，此字全書俱誤也。

## 與吳兔牀書十二

昨晨寄小函，午後隨奉手札。盥讀佳章，實為冊中壓卷之作，即轉致無軒學正矣。刻晤潛山，即云無軒行期擬於初八日，然尚未定，俟有的確再行相聞也。率此，順候兔牀七哥先生日祺，不既。愚弟期功周春頓首，十月初四日。（以上十二札錄自陳烈主編《小菴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》墨跡）

按：「盥讀佳章」，原釋「盥」字誤「賞」。

## 與吳兔牀書十三

尊札未及即答為歉。茲復接到廿二日手函，領悉，謝謝。前托舍舅武原信，未有回音也。風潮之大，目中未見。雖久旱，而北塘尚無恙，較之初白《漫興集詩》所云，則今年年旱遠不如前辛丑之甚矣。弟自閏月以來，意欲趁此長夏料理拙著《類纂》，無如稿既難定，鈔亦浩繁，揮汗挑燈，僅了什之三四。三月以來，刪訂拙著，雖粗有成編，而心血過耗，怔忡大作，百疾交攻，日內如槁木死灰，頹然自放，此久疏尺素之由，非盡關癩癖也。昨接手教，深感注存。承示青門先生硯銘，最為古雅。輿齋先生圖章亦舊物可愛，展閱一過，心地洒〔下缺〕。（以下三札據浙江省圖書館藏墨跡彙錄）

## 與吳兔牀書十四

〔前缺〕而火化又與燥化不同，倘寒反勝者，又須治以甘熱，再憑脈狀消息之，無不立愈者，此上半年沿法也。現在四之氣，涼至暑化；五之氣，陽去寒來，所謂風司於地，治以酸溫，佐以苦甘，以辛散之。夫當酸化之時，陽明升天，脾土受邪，方有滄泄鳴滿之患，且保護之不暇，而過用涼劑，宜不見益而見損矣。管見因時氣而眼痛者，下半年當不藥自癒。何以故？少陽之病為目，赤交元委，則火邪自退也。首兼本元者，更當加以調攝耳。時醫往往不明此理，幸博雅教之。

綠飲、朗齋二公到府，希靜養，不必急急也。齊豐香市，未有如此番之不熱鬧者，骨董只一攤，毫無所有，昨晚已還杭矣。府考之說，弟不過道聽塗說，但敝友頗不妄語，確有見聞。弟初亦不深信，徐窺蹤跡，似屬可疑。據云仲兄及俞老雲大約採名，以掩人耳目，兩韉無五百貫白情，恐終歸無濟。仲兄未必抵首，老雲未必十名前，賢太守雖十分認真，不免為冬烘所賣也。此言甚似有理，所以弟誤信之，或視詵兄因人受過，亦不可知耳。率此，聊代面談。順候日安。後二幅付丙，不宣。兔牀七哥先生師席，愚弟周春頓首。十三日。

### 與吳兔牀書十五

〔前缺〕代弟致懷。賤性披閱頗速，窮日之力，《檀几叢書》已涉獵一遍矣。舍姪到館時，即奉繳也。《聚珍版書目》另楮呈覽，祈便中賜假。再《八叉驥乾子》，未知各家書目著錄否？亦望查示。日內恐妨駕臨，深以輻褻為歉。次兒承貺隆儀，拜登，謝謝。佳繪瀟灑，古雅逼真，徐青藤才人，無所不能，尤可寶也。晤別後，即有力上省，日內諒已旋府矣。未知失去物件約值若干？但使四庫依然，百城無恙，則此賊之罪尚可減耳。

前賜假聚珍版書，連蔡志共三十五本，第一次奉還十八本，第二次奉還《大戴禮》、《敬齋古今註》、《墨法集要》三種，共九本；又《書錄解題》八本面繳。案頭已無餘贖，望查檢為感。忠賢遺墨頗多疑竇，恨匆匆閱過，未暇細考，法鑒以為何如？率此，並候兔牀七哥先生日祺，不既。愚弟周春頓首。廿九日。

### 小學庵銘

錢子廣伯，私淑楊園，名其庵曰「小學」，蓋兼取諸放翁也。余為之銘云：

古之小學，乃指六書。今之小學，本於宋儒。徽國編纂，深切非迂。蒙以養正，入聖之初。大學相對，小大何如。錢子講道，與世岐趨。以之名庵，憲章程朱。下學上達，聖賢為徒。吾作銘辭，甘旨勿渝。（據管庭芬《海昌續載》卷二引《松靄文略》，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）

## 紅樓夢記附識

賈雨村者，張鳴鈞也，浙江烏程人，康熙乙未甲科，官至順天府尹而罷。首回明云雨村湖州人，且鳴鈞先曾褫職，亦復正合。此書以雨村開場，後來又被包勇痛罵，乃《紅樓夢》中最著眼之人，當附記之。十月既望又書。（錄自《管庭芬日記》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七日條）

按：前輯嘗錄周氏甲寅中元所撰〈紅樓夢記〉一文，今見管君所鈔，文末復有附識一則<sup>14</sup>，今錄存之，以附前輯此〈記〉之末。

## 淇縣典史汪公家傳

汪公諱楷，字南有，紹興蕭山人。少治儒學，善屬文，數試於有司，不見錄。讀律，游官府，既而曰：「是不祥之術也。」又棄去。賈吳楚間，用資為淇縣典史，凡八年，以病辭免。尋依所親於廣州，不遇，客死逆旅。

始公之服賈，就時節儉，稍稍制田產。其去官，念父母家居，幸有產，可供子職也。比歸，則弟模為博徒所蠱，破產幾盡，受產者且以子錢重困模。人皆度公必據產以訟，即不訟，亦必不為弟償負。公曰：「吾何忍緣博徒辱吾弟，置不問？」代庚其子錢。前里中有同產子爭財相告訐，至是，涕泣相誠曰：「吾輩殆非人。可使十三先生知邪！」十三，公行也。

公在淇視獄，遇非辜繫，廉知之，必請於令，為辨雪。令素服公狷潔介介，往往為覆鞫，多釋者。自不輕撻人，偶撻人，輒為不怡屢日。典史祿歲不及百金，相沿以慶生日、受辭訴以濟匱。公曰：「吾雖卑官，亦民之父母，奈何沓墨不自愛，甘百姓詬罵邪！」一切罷止。屑蕎麥為飯，淪茗讀書，充然甚樂也。

妻王、妾徐，力女事過貧家婦。公相與勞苦之，指其子語曰：「吾非不能殖生，此不才，則所傷大耳。」王、徐，世所稱蕭山兩節婦者也。子，輝祖也，以博學篤行聞天下，乾隆四十年成進士。

贊曰：兩漢時，長吏以下，皆以士人為之。故西漢黃次公為陽夏游徼，朱仲卿為舒桐鄉番夫，後並躋公卿，負時重望；而東海仇季智，以蒲亭長入太學，成

<sup>14</sup> [清] 管庭芬撰：《管庭芬日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54。

名儒，此其尤著者也。若公，非其流亞與？公往過嶺，持輝祖誡曰：「讀書當求做人。」嗚呼！豈不信乎！（錄自汪輝祖編《雙節堂贈言集錄》卷一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）

## 節孝汪母徐太孺人傳

太孺人姓徐氏，鄞人，蕭山進士汪輝祖之生母，而淇縣府君之妾也。府君元配方太孺人；王太孺人者，繼室也，後太孺人歸府君。

府君之柩之自廣州反也，太孺人以不獲鋪絞衾、視含，慟且絕。王太孺人即柩前號曰：「天乎！上有七十歲姑，下有十一歲孤兒，若死，誰輔余爲吾夫子事姑字孤乎？」太孺人瞿然悟，勉進糜粥。

未幾而家難作，輝祖偶出戶，即爲無賴子狙伺，持以去，求賄而後釋之。王太孺人不知所爲計，有勸卜居者，太孺人毅然曰：「若輩於吾兩寡婦何憾？特疑有財，私釋子耳。吾無私財，終必白。且吾族黨與吾比鄰久，即不能公言，將必吾諒。他之，倘若輩蹤蹟，吾仍昏夜譙訶，壞門壁如前，且而萬一有異辭，吾兩寡婦何以取信族黨？」王太孺人聽其說，止弗遷。於是護視輝祖日益謹，而課其學日勤，少失程度，即奉朴王太孺人，求創之。或以爲言，太孺人謝曰：「小子實承三世祧，不可不令有成立。異時人以失教咎其兩寡母，辱及其先人，吾即死，吾何以死矣？」

叔比無賴子，蕩府君產，更向太孺人索錢快博，已而挈妻徙。迨輝祖文游，朝夕裁給。叔子身復來歸，太孺人誠輝祖盡子職，周其衣食，曰：「毋令先人抱手足之痛也。」太孺人卒於乾隆二十七年，後二年，與王太孺人並以節孝得旌，建坊曰「雙節」。

周蓮曰：昔同年友仁和嚴鐵橋，以所作〈夜績課兒圖〉示余，因得聞蕭山汪氏兩母教子事。既見陳句山太僕撰〈徐太孺人傳〉，及鄭君題跋，而歎徐太孺人之所處尤難也。進士嘗謂余：「不孝讀律佐人，漸廢制舉業。自先生母棄養，甚恨，始壹志求舉。今舉會試，而生母不及見矣。悲夫！」余聞而怒然。歐陽子云：「見其子之賢而有立，則知其母之義方。」進士制行畜德，以身章其母，余甚慕之。余故次太孺人立孤大端著於篇，補太僕〈傳〉之軼云。（錄自汪輝祖編《雙節堂贈言集錄》卷二）

按：此文《雙節堂贈言集錄》原題「海寧周蓮撰」，即周春之兄也。然據周

春《耄餘詩話》卷九云：「乾隆壬辰，蕭山汪龍莊（輝祖）客縣署中，貽長箋及母王、徐兩孺人〈雙節事略〉，乞先兄及余撰文。先兄計偕未歸，余為撰〈傳〉，又代撰〈墓誌銘〉各一首。君來謁謝，母喪未除，樂樂毀瘠。」<sup>15</sup> 是此傳乃周春代撰，晚年追憶，誤為〈墓誌〉耳。據《詩話》所述，則此二文乾隆三十七年撰也，是年壬辰科會試，其兄計偕未歸。復據汪輝祖《病榻夢痕錄》，汪氏生母徐氏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卒，王氏則卒於乾隆四十年三月<sup>16</sup>，《詩話》言撰此二文時，汪輝祖「母喪未除」，亦誤記也。此傳所言「陳句山太僕撰〈徐太孺人傳〉，及鄭君題跋」，指陳兆崙〈汪節婦徐孺人傳〉及鄭嘉禮〈書汪節婦徐孺人傳後〉，見《集錄》卷二、卷七。

### 溪上思二首（用雙聲體，次皮、陸元韻）

殘樵從驟晴，豔野有遙雨。沙深失痕蔬，纜繚留來櫓。  
卑栢邊迸波，冷蓮裏流浪。蟾上若朱提，蝶停同駘盪。

### 溪上思又四首（用前體，不次韻）

淼茫名每迷，空濶豈堪跨。舊屐懼橋窮，高竿驚閣架。  
載酒進尖槳，真珠醮隻舟。惺鬆雪蓑碎，欸乃煙影幽。  
淒清粲翠草，浩汗銜紅荷。籠離鷺立斂，岸仰魚喁俄。  
奮發風方飛，悠揚雲欲曳。頓當點滴多，重值躊躇滯。

### 山中吟二首（用疊韻體，次皮、陸元韻）

仙泉煙連妍，客屐石積碧。詩遲知時思，奕適迫夕惜。  
颯颯鳩鉤輻，剝啄鹿殼觝。葫蘆沾途哺，蹴踘逐谷曲。

<sup>15</sup> [清]周春：《耄餘詩話》卷9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第1700冊，頁2。

<sup>16</sup> [清]汪輝祖：《病榻夢痕錄》（光緒間刊本），卷上，頁22，又頁43。

## 山中吟又四首（用前體，不次韻）

闕月沒硯兀，雄虹烘空濛。嶂上望放曠，櫳中通沖融。  
 沙槎遮了叉，屋竹蠹綠縹。招要樵寥梢，局促牧獨束。  
 坡陀多婆娑，略約卻索寞。岑深禽吟瘖，壑涸籟落薄。  
 絕岳雪滅潔，長岡霜揚光。境冷省影靜，牀涼嘗觴香。（以上四題錄自《著書齋偶吟》）

按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徐光濟輯《汲脩齋叢書》，中有松靄《著書齋偶吟》一卷，原序已見前輯遺文，詩僅四題，皆用雙聲、疊韻體，蓋一時興到之作耳。

## 題桐陰小牘寄兔牀二絕句

買婢妾來媒自誤，妾來嫁女德何如。他年百鍊成高隱，此事還須載筆書。  
 談經石澗頗紛拏，子是生稊誰是花。忘卻山風初六在，試分嫡庶果無差。（元注：此首因潛山詩中論《易》而作。）（錄自吳騫輯《桐陰小牘》，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）

按：乾隆癸丑，吳騫室人魏氏病，為置一妾，以侍巾櫛。吳騫詢知為名家息，決計不納，遂以為義女，備奩具而嫁之，聞者咸高其義，事詳陳鱣《簡莊文鈔》卷五〈述義記〉，此詩即詠其事。

## 題紅樓夢四首

青童暫謫到人間，風貌羊車擲果班。夢裏香衾窺也字（用《說文》），尊前寶袂隔巫山。玲瓏怕壓黃金釧，宛轉愁連紫玉環。卻笑多情寧有種，休將雛鳳便輕刪。

古來難解有情癡，刻骨銘肌不自知。紅粉白楊留盼盼，冰天雪窖憶師師。傷心錦帕千條淚，得意花箋幾首詩。玉臂鏤成新樣巧，憐他個個阿孩兒。

敲斷珠釵十二行，銀河碧海總茫茫。通侯甲第樓三戟，豔女丁年夢一場。豈有宓妃求薦枕，更無賈氏愛偷香（通韓椽者，乃陳騫女，玉溪生詩誤也）。空門意味元如此，炙手繁華瞥眼涼。

陶公白髮寄閒情，剩黛殘脂費品評。翼簡世勳殊舛錯，富平家牒劇分明。朝朝暮暮吳雲散，歲歲年年蜀鳥驚。繡虎才高揮彩筆，公然名士悅傾城。

### 再題紅樓夢四首

滿天華月上紅樓，半照追歡半照愁。對影聞聲思悄悄，卸妝解珮悵悠悠。此時百事逢張角，何日雙星會女牛。一線柔情牽未斷，漫誇將種冠軍侯。

廋詞隱約姓名傳，雙木林替小比肩。廿載江南持使節，一門薊北寫吟箋。同心梔子當窗豔，并蒂芙蓉出水鮮。試踏石頭城外路，靡蕪漲綠起寒煙。

休言賈假與甄真，須識劉盧是世親。香案素書仙眷杳，玉壺紅淚俗緣新。三生幻化三生石，萬古相思萬古塵。此別更無腸可斷，菱花還憶畫眉顰。

氣吐幽蘭夢想通，覺來潘簟已牀空。多情合似鴛鴦鳥，介節誰知玳瑁蟲。才子回頭成古佛，神仙退步驗英雄。金童玉女風流甚，收拾瑤函蕊笈中。（以上二詩錄自《管庭芬日記》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七日條）

### 題王西莊閉戶著書圖

東瀕滄海岡崢嶸，靈秀昔鍾四先生。練川二老今齊名（謂西莊光祿與竹汀宮詹），儒林文苑皆合并。清卿移居亞字城，閉戶著書歲月更。七堰八門六十坊中推耆英。君不聞濟南伏，口授《尚書》讀。又不聞緱氏杜，《周官》精訓詁。通經往往登上壽，況兼諸史言尤富。包羅子集無挂漏，壓倒元美追伯厚。一卷應須添一年，數百卷直同彭錢。披圖福地開琅嬛，雙松礪礪藤花懸。掘麟角管磨丹鉛，共羨方瞳綠髮蓬萊仙。我亦覆瓿滿家空自憐，安得如公一時紙貴千秋傳。（據上海圖書館藏墨跡逡錄）

### 題管月楣影談

我聞談有聲，不聞談有形。奈何揮塵尾，談乃以影名。對影常相愛，照影或相驚。要之書空幻，一一從心呈。管子雕龍才，海國詩文鳴。間將生花筆，寫此世俗情。稗官難悉數，約略我能評。搜神晉有寶，續著惟淵明。唐讀宣室聚，宋象睽車



盈。近時王漁洋，最賞蒲松齡。降而隨園叟，雅謔勸公卿。文人多侘傺，塊壘胸中橫。嬉笑雜怒罵，聊以抒不平。君今年方壯，勿與齊諧爭。沈酣窮經史，研練賦都京。群言資蒼萃，著述括菁英。即看飛譽起，照耀詞場榮。蒙莊有妙喻，長影須疾行。倘逢張子野，佳句再三賡。露頂同抵掌，大笑任絕纓。（錄自《管庭芬日記》道光六年四月十一日條）

## 和秦小峴告歸述懷四首

解組言辭肅政臺，扁舟載石泝江隈。宦情澹似李成筆，歸思濃于張翰杯。南楚芷蘭留去詠，西湖梅柳憶親栽。耦耕倘許來陽羨，百尺同岑託異苔。

米壺朗映喜雙清，上策休官萬事輕。直以此身關出處，肯將所學負平生。愛閒乍斂風雲氣，任達常懷水石情。只恐寰區猶屬望，抗章讀罷共心傾。

煙霞舒卷五湖天，勇退真同不繫船。白傅高吟非守歲，歐公著錄是歸田。海隅瞻斗思前度，衡衛攀車話後緣。記否歡騰十一郡，叟童歌頌自年年。

碧山續社願無違，石作書牀薛作衣。鷗本何心迎遠渚，燕曾相識到幽扉。梁溪水畔攜琴出，寶界峰頭采藥歸。甲子重周今日始，仙桃花發釣魚磯。（錄自上海圖書館藏《吳兔牀先生未刊稿八種》第一冊）

## 安壺歌

陳默齋騎尉所藏，有銘，釋其篆文為「聶姐媯作安壺」六字，且審定其物當是嚴仲子為聶政母作也，因賦此詩：

安壺銅色凝青翠，生光照眼土花漬。釋銘定為戰國器，篆法工整東周季。古文聶與品形類（三口為「品」，古文亦為「聶」，見郭氏《汗簡》引裴光遠《集綴》），參稽春秋溯夏世。諧聲減筆無疑義（唐氏《九經字樣》云：「春秋『聶北』，經典相承作『聶北』。」此音近也。又《淳化閣帖》夏禹書「聶」作「毘」，此省文也），或疑姐字偏旁異。須知女右吉金例（銘文作「媯」，案季嬭鼎「嬭」字、婦庚卣「婦」字，義母區「媯」字、斝姬壺「姬」字，並女旁在右；惟劉公輔「媯」字，女旁在左），疐字後出韻所棄（蓋銘作「攻」，器銘作「疐」。按此字不見於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，即《廣韻》亦不收，至丁氏《集韻》始有之，音洪，訓女字，當因銘而增也）。合釋三文非架僞，螭匾分明辨

疑識。因之恍悟修書事，軹深井里迺秦地。秦蜀語通習童稚（《說文》：「蜀人謂母曰姐」，茲也切；《廣雅》又子倚切，母同韻異），小人有母姐嫠侍（《戰國策》作「嫠」，《史記》作「榮」）。想政潛偕母姊避，臨淄一廛隱屠肆。濮陽仲子枉車騎，奉金奉觴壺新製。安老用斬綰綽意，主賓歡樂歌既醉。慨當以慷孝勇備，母終天年身可使。報知己恩戕俠累，上追曹豫差無媿。髮植穿冠怒裂髻，後來接武荊卿刺。讀龍門傳驚生氣，是母是子義烈萃。女稟母教成閨懿，晉楚齊秦仰高誼。此壺此時虞失墜，神物呵護藏瑤筓。二千餘載留珍祕，伯鼎叔彝同位置。欲向雲亭問奇字，原父南仲相擬議。張（掄）王（俅）翟（耆年）薛（尚功）又其次，集錄庶快歐陽嗜。吁嗟壺兮足寶貴，爰賦長歌補《史記》。（錄自潘衍桐《兩浙輶軒續錄》卷七；又管庭芬《海昌叢載》卷十七，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）